

鲁迅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 表

[苏联]勒·班台莱耶夫著



# 小彼得

[匈牙利]海·至·妙伦著

表 小彼得

鲁 迅 译

阿 兴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中华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156 1/32 印张 4.125 字数 77,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统一书号: R10024·3913 定价: (四) 0.31 元

# 序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鲁迅和他的著作，在世界文坛上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里，涉及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篇页占了相当的数量，对下一代的生活、学习、阅读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无不注入了他的心血。

他老人家在《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题作《拿来主义》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文化上主张“拿来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才有可能吸其精华，吐其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所以结论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一铮言谏论，是他从辛勤的艺术劳动，锲而不舍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鲁迅先生给我们另一个学习的典范是言行合一，能

说能做，说到做到，而且总是不忘怀哺育下一代人，这在文学欣赏与借鉴问题上也是如此。他老人家在百忙中，抽暇为中国广大的小读者翻译了《表》，这是一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当年介绍给中国的小读者、老师和家长，以及儿童文学工作者，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在文化生活的窗口里吹进了一阵馨香的新风。

《表》在创作艺术上，在教育意义上，当时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的，而且涵有新的道德思想，新的美感乐趣的作品。当年旧中国的儿童读物，正如他老人家在《译者的话》中忧心忡忡地说的：“看到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这是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在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上所不能容忍而急于要改变的，绝不能如美国谚语所说的那样：“故事是旧的，孩子是新的”，因为旧的即使也还有益，有味，毕竟旧的味道不多了，营养也不够了。

他老人家还引了日本译者榎本南郎的《序言》中的话作补充：“……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的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也许这是先生所以要翻译《表》的心愿和目的吧。

而且他还说，在翻译的时候，“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这是何等的语重心长，既是照顾孩子的阅读，又关心着老师和家长的辅导，同时也

作出了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范例。

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从生活实践里，已经悟到了“……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在他老人家的“杂文”的宝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上海的儿童》、《看图识字》、《二十四孝图》和《新秋杂识》等精辟的文章；还有为《爱罗先珂童话集》、《勇敢的约翰》、《小彼得》和《表》等译本写序，写引言，写校后记，写译者的话；在许多书信、随感录里都谈到了有关下一代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新颖的见解。

这儿特别要提出的，他老人家曾经异常认真地“大加改译了一通”的《小彼得》。原作者至尔·妙伦，她以全新的文艺思想，全新的艺术手法，既写了《真理的城》，又写了这本《小彼得》。“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的童话云。”这是译者对作者推崇的评价，值得我们珍重和注意的。

当年鲁迅先生对这个译本最关心的恐怕就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现在好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压在三座大山底下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解放，他们的子女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生活幸福

了，作为教育者的老师和家长，可以辅导孩子们阅读了。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读《小彼得》还是具有很大教育意义的。

值此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少年儿童出版社把他老人家的这两个译本结合在一起出版，它是有着这个双重意义的。

**陈伯吹**

1981.5.21

## 译 者 的 话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 Panteleev), 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 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 后来受了教育, 成为出色的作者, 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 德国译出的有三种: 一为《Schkid》(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 亦名《流浪儿共和国》, 是和毕理克(G. Bjelych)合撰的, 有五百余页之多; 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 我没有见过; 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 《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译本, 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 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 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 是统统知道了的, 而这译本的读者, 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 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 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 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译本:《金時計》。前年十二月, 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 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 但看藤森成吉的话(见《文学评论》创刊号), 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 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 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 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时计》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板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象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介绍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



## 序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鲁迅和他的著作，在世界文坛上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里，涉及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篇页占了相当的数量，对下一代的生活、学习、阅读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无不注入了他的心血。

他老人家在《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题作《拿来主义》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文化上主张“拿来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才有可能吸其精华，吐其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所以结论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一铮言说论，是他从辛勤的艺术劳动，锲而不舍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鲁迅先生给我们另一个学习的典范是言行合一，能

说能做，说到做到，而且总是不忘怀哺育下一代人，这在文学欣赏与借鉴问题上也是如此。他老人家在百忙中，抽暇为中国广大的小读者翻译了《表》，这是一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当年介绍给中国的小读者、老师和家长，以及儿童文学工作者，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在文化生活的窗口里吹进了一阵馨香的新风。

《表》在创作艺术上，在教育意义上，当时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的，而且涵有新的道德思想，新的美感乐趣的作品。当年旧中国的儿童读物，正如他老人家在《译者的话》中忧心忡忡地说：“看到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这是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在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上所不能容忍而急于要改变的，绝不能如美国谚语所说的那样：“故事是旧的，孩子是新的”，因为旧的即使也还有益，有味，毕竟旧的味道不多了，营养也不够了。

他老人家还引了日本译者榎本南郎的《序言》中的话作补充：“……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的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也许这是先生所以要翻译《表》的心愿和目的吧。

而且他还说，在翻译的时候，“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这是何等的语重心长，既是照顾孩子的阅读，又关心着老师和家长的辅导，同时也

作出了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范例。

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从生活实践里，已经悟到了“……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在他老人家的“杂文”的宝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上海的儿童》、《看图识字》、《二十四孝图》和《新秋杂识》等精辟的文章；还有为《爱罗先珂童话集》、《勇敢的约翰》、《小彼得》和《表》等译本写序，写引言，写校后记，写译者的话；在许多书信、随感录里都谈到了有关下一代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新颖的见解。

这儿特别要提出的，他老人家曾经异常认真地“大加改译了一通”的《小彼得》。原作者至尔·妙伦，她以全新的文艺思想，全新的艺术手法，既写了《真理的城》，又写了这本《小彼得》。“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的童话云。”这是译者对作者推崇的评价，值得我们珍重和注意的。

当年鲁迅先生对这个译本最关心的恐怕就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现在好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压在三座大山底下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解放，他们的子女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生活幸福

了，作为教育者的老师和家长，可以辅导孩子们阅读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读《小彼得》还是具有很大教育意义的。

值此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少年儿童出版社把他老人家的这两个译本结合在一起出版，它是有着这个双重意义的。

陈伯吹

1981.5.21

## 译 者 的 话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译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亦名《流浪儿共和国》,是和毕理克(G.Bjelych)合撰的,有五百余页之多;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我没有见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译本,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是统统知道了的,而这译本的读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译本:《金時計》。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的话(见《文学评论》创刊号),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時計》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象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介绍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

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象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练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话，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例如译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译本将它略去了。现在倘若译作“不良”，语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又这里译作“堂

表兄弟”的是Olle, 译作“头儿”<sup>①</sup>的是gannove, 查了几种字典, 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 第二个照日译本, 暂时这么的敷衍着, 深望读者指教, 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 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runo Fuk), 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 但在二三年前, 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 大约还是一个青年吧。

鲁 迅

---

① 此处“头儿”应改为“偷儿”，因据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致《译文》编者信中曾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贼骨头’。”现在本书第十九页第十四、十五行已据此改正。



## 目 录

|                        |   |
|------------------------|---|
| 序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 | 1 |
|------------------------|---|

表 [苏联] 勒·班台莱耶夫著

|            |   |
|------------|---|
| 译者的话 ..... | 1 |
|------------|---|

|         |   |
|---------|---|
| 表 ..... | 1 |
|---------|---|

小彼得 [匈牙利] 海·至·妙伦著

|            |    |
|------------|----|
| 煤的故事 ..... | 83 |
|------------|----|

|               |    |
|---------------|----|
| 火柴盒子的故事 ..... | 89 |
|---------------|----|

|             |    |
|-------------|----|
| 水瓶的故事 ..... | 94 |
|-------------|----|

|             |     |
|-------------|-----|
| 毯子的故事 ..... | 100 |
|-------------|-----|

|             |     |
|-------------|-----|
| 铁壶的故事 ..... | 108 |
|-------------|-----|

|              |     |
|--------------|-----|
| 破雪草的故事 ..... | 115 |
|--------------|-----|